

朱天心  
作品系列

小说集



朱天心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想我眷村的 兄弟们

朱天心 著

朱天心  
作品系列  
小说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朱天心著.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  
(朱天心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5486-1

I. ①想… II. ①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0508 号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朱天心 著

装帧设计 蔡立国  
特邀编辑 顾文豪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飞雪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486-1/I · 3209

定价: 27.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 新版序

朱天心

先再描述一次何谓眷村，尽管多年来，身为眷村第二代的，已主动被动（迫？）或文章或访谈或被迫表态，谈过太多。

一言蔽之，眷村即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政府来台湾的中下级军人的独立封闭社区（军区大院？），他们大多在台湾娶了本地女子，并陆续有了二代如我。

我十五岁之前出生、成长在眷村，那时中国大陆是我们最大的乡愁（不知下落的爷爷奶奶还在人世否？），从小我们受的党国教育和冷战时期国共对峙的局面，更强化了我们得与之誓不两立，但另一端的熟悉、浸淫、热爱中国的文化历史（文化中国），总总构成了我们被拉扯扭折的处境。

.....

这或许立即会被以“宝岛一村”、“光阴的故事”角度切入眷村的阅听人质疑，何以一个眷村，呈现的面貌和表述如此不同？我得说，两种都对，如果放入“时间”的因素，自会有不同的语境。

此书成书的背景是在李登辉上任为台湾领导人、权力位子不稳，是故族群动员操作最烈的时代，李登辉为了清除他的党内政敌（大多

是一九四九年来台的外省权贵），与闽南籍的民进党联手、以省籍为名模糊阻挡了一些重大改革政策（如一九九〇年初的开征土地交易所得税化约成“外省人抢本省人土地”、“外省部长欺侮本省总统”），缴了反对党的械，并以之为友军。

彼时的眷村及眷村人，动辄被视为代罪羊。

出身于并了解眷村的我，自然不平则鸣，但我并不打算美化甚至神化它，因为我以为那与丑化是同一回事，都是背离真实。我决定与其让他人恶意或无知地解剖，不如自剖。所以我的严以待己待人，亦不得当时众多人的谅解。

如今眷村书写或演出，显得悠哉自在、甜美怀旧，我以为是因为它已死透了（一九四九年来台的父辈急速凋零、不死即病，下一代下下代，不走的、走不了的，与在地人在“公民”意义上已无异），它再没有想象和描述中的有影响力和可怕，它仿佛被放在博物馆里的绝种动物，观者可安全无虞放胆欣赏戏耍它曾经的尖齿利爪（？）。

不说明此，会不能理解何以文中的眷村及眷村人仿佛负伤哀嚎的困兽身影。

但这奇怪或特殊吗？历史翻过这一页，这一代人的际遇会再难理解并感同其情吗？

我读 E·萨依德写他的巴勒斯坦族人时他也有类此的喟叹，但战斗性格极强的他采取的是：所以更要大声说出来，不愿让一代代人成为历史上“在场的缺席者”。

也是类似的心境和思维吧，二十年前写下《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时，不过就是不忍一代的外省眷村人成为谜般的不可解，或轻易一页翻过的“在场的缺席者”。

2011年10月

台北

## 目 录

方舟上的日子.....	1
余香.....	22
绿竹引.....	30
采薇歌.....	56
爱情.....	92
天之夕颜.....	112
无事.....	132
时移事往.....	143
无情刀.....	198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214
春风蝴蝶之事.....	233

## 方舟上的日子

事情一开始就是他妈的不对。

那是一个发了白霉的下午，你知道的，就是那种让你要命地发黏，做什么鬼事情都不对劲的日子。我和小二拎着书包敲杆去。他妈的那真不是一个人混的日子，三下两下就把我和小二身上的小褂都给敲了个精光，我们只好到公园去晃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椰树摇动的沙沙声，那真是人命地好听，尤其树影更是扇和扇和地让人发晕，很想好好地干上一场觉就对了。

我和小二斜躺在白铁椅上，把帽子压得低低的，那是一种在这个时候我最喜爱的戴法，就像西部片里的枪手们，在宁静炎热的小镇走廊上假寐时一样，让人觉得那真是他妈的阴险又漂亮。

“哈一管？”我点了根草问小二，天知道那是我仅存的硕果，已经压得皱囊囊的了，但是我就是知道小二不抽才问他。他是那种全天下女孩们所会认为的好情人，浪漫得像一朵莲花，你知道，就是那一种有着很淫荡的桃红，却又很清香的玩意儿，小二就是那样的东西，上厕所都不忘记吟《登幽州台歌》，我简直受不了他，就跟他看不惯我泡马子的方法一样，但是我真的喜欢他，就像爱一朵莲花一样，他妈的，小二就是那种别致人。

小二絮絮叨叨地在讲一个很鲜的女孩，梁小琪，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我顶不爱小琪这两个字，老让我想起他妈的那种头上绑着红缎带的小哈巴狗。但是我喜欢“梁”这个字，就像我自己的“何”这个字一样，都是很书香气的，虽然我是个顶不学无术的人，但是你知道书香是这么好的一种气味，很阴凉，就像是走进中药房时的那种感觉。

“小子你上不上？”小二忽然很挑战性地抛一句话过来。

我知道他在说笑，因为他不会肯把好女孩给我糟蹋，而且最要命的是，梁小琪也是个爱谈文学人生的家伙，那真是叫人不能忍受，就像是《浩气盖山河》里那个做爱前还要在胸前画十字的老女人一样叫人倒味，我是简直不能忍受！诚如你所知的，我并不是憎恨文学人生，但是他妈的梁小琪必又是跟咱们学校搞校刊的那一票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家伙差不多，我可是顶瞧扁他们的，一群没票泡妞儿的人，拉着什么尼采叔本华这些老先生们做电灯泡。我并不是说我不爱尼采，相反的，我真想亲亲切切地捶他一拳，就凭他说了上帝死了那句话，我敢打赌他必定是一个可爱的家伙，我着实看不过我娘成天抓票儿往教堂扔的样子。

不过小二这句话倒是挺挑逗人的，因为小二的满腹情诗尚且罩不住她，那么她定是个蛮花哨的妞儿，滑手的鱼儿我都爱。

其实我泡马子的年资还很浅，不过至少还做过一个妞儿，可你千万别以为我是个喜欢辣手摧花的人，只是这年头那种很马蚤的妞儿太多了，尤其他妈的那种国中小翻毛鸡更是成天地绕着你打转，搞得你心旌动摇的。他妈的那马子硬是勾引了我十来次，我敢发誓，十来次！那真是一次很慌乱的经验，说来真是很要命，我几乎不记得事情



是怎样经过的，只是很震惊，就是那种感觉。可是那小马还认为我很上道，我他妈的是再也不要见到她了，我厌恶她像个破草席，就是那种毛渣渣，红尼龙边泛起来了的，真是肉麻！

虽然那是一件很糗的事，但是总归我是尝过了人生的第一道大菜，比起小二他们，我是高了一级的，不像他们和马子逛公园，不趁黑玩玩，却只会他妈的牵着手看月亮，还吟着什么明月何时圆，把酒问青天这类要命的捞什子，但我还是爱他的，他就是那样一朵要命的莲花。

那真是一个无聊得发了黑的晚上，这个世界真是丧气，大家都把你一个人扔在空空的屋子里不说，手上又没草，但是我可以对你发誓，我是真没瘾，只是很想看着那一扭一扭的白烟，把世界搞得模糊些，我他妈的真恨什么东西看起来都那么利落清楚。

我随手抓起了国文课本翻翻，据说明天是要周考，天知道还要背《先妣事略》这一课，我真是恨死了要背这一课，你要知道，我并不是恨归有光，相反的，我很同情他，因为他有一个这窝囊的姓。只是我说，你尽可以爱你的母亲，你尽可以想念她，你可以写上上打的文章追念她，但是他妈的为什么要几百年后的人去背它嘛！

跟你说过我喜欢国文课本的封面没？秋香底子杂些黑黑的古董影子，简直就是他妈的书香味，走进中药房的感觉，我的姓，还有，对，梁，他妈的梁小琪。

我不禁忽然思念起那个鲜妞儿来，我是一些都不知道她的模样，但是我敢打赌她一定有双大眼睛，你知道，就是跟琼瑶小说里那些文绉绉的妞儿一样。告诉你千万别笑，我竟忽然很想写信给她，他妈的我一向认为写信给马子是件顶伤面子的事，尤其像小二他们还写上一

首又一首的诗，真他妈的让人要钻地洞里去。可是，我真的想写信给那妞儿，你别笑。

我从老哥那找了几张很漂亮的信纸，就是那种角角上印了些枫叶之类的，真是小孩儿玩意，但是你知道，那是从中山北路买来的，他妈的一叠上百块，真不是盖的。

我的信是这样写的，一开始我用很童话的那种语调告诉她，我曾意外地在某一个场合看过她，你知道，那是一种很罗曼蒂克的味道，然后我又抄上一段段的诗句赞美她，就是诸如她的发是如何的黑亮，她的脸蛋是如何的红，她的齿是如何编贝一般的整齐之类的，诚如你了解的，妞儿们是很难逃得掉这张网的，即使不，起码也不会安稳地读一个晚上的书吧。最后，我以很谦卑的语气要求她赴我的约，你知道，不是那种哈着腰、打着笑脸的窝囊相，是骑士对美人深深鞠躬的那种优雅，懂吧，你他妈的不能不承认我是个中老手吧。

信寄了才没两天，我就接到了她的回信，这妞儿真是全动物界最幽默的东西了，她用了跟我寄去一式一样的信纸，很温柔地也在讲着童话，反正她就是拒了约，却拒得我迷迷醉醉，我打赌她是个嫩货，却又不是真正成天跟尼采那票人混的小娃娃。总之，我抱着笑痛了的肚子跟你发誓，我跟爱一只蜘蛛一样地在爱她，你知道她那种手长脚长的字像一只只的蜘蛛，但我的确是爱她的。

那阵子学校在忙期考，我决定把这件事摆一摆，而且他妈的这种事是急不了的，尤其是对她这种鲜妞儿。

整个暑假我简直过得甜蜜死了，虽然夏天过了我就高三了，但是只要上午的辅导课一完，我就到青潭去泡。你不知道，青潭那儿的妞儿不是贝戈戈就是大马蚤，晃得人晕头转向的。我们这种好学校的学

生在那儿尤其吃得开，妞儿们一个个地送上门来，而且对你要命地死心塌地。

黄玲就是这样粘上我的，她长得他妈的是真漂亮，是那种谁看了都会问问是哪家孩子的妞儿，可是她一开口就他妈的很完蛋了，台台的不说，完全就是张大妈李大娘的话题，我简直是不能忍受她，但是我和她玩，白天游泳，晚上没舞会就泡黑店，要不，到公园去。一开始时，我是真他妈的觉得有些自卑，因为这妞儿无论在哪方面的技术都胜我一筹，还好她并不炫耀这点，一个暑假，我倒是跟进了不少。

夏天过了，黄玲也就走了，反正这类事情他妈的差不多都是这种结果。

这会是一个晦气的一年，联考的压力不说，刚注册完那天，我爹忽然兴致一来，从我的书桌下搜出了几管空的强力胶，天知道我是从来玩那种丧志的东西的，只是偶尔用来粘东西就对了，还有粘手，不知道你懂不懂那种玩法，把胶涂在手上，过一会儿去撕，一层层的跟剥皮一样，真是他妈的好玩，可是爹就是不肯懂，硬栽我吸胶，我是真难过，我不愿意说他冥顽不灵，你没看到他那忙得筋疲力尽的模样，他妈的肚子都快垂到膝盖上了，我实际上是爱他的，真的。

那天晚上，爹跟我谈了很多，其实是训，而且又是那套，不准考乙组，搞那些邪门的什么新闻，要嘛只能丁组，他简直要我的命。我知道当初转社会组已经够叫他火了，现在若不读商，将来怎么接他的生意。他妈的我真的不愿在那儿多待一秒钟，你知道那真是件很惨的事，一个老头儿滔滔不绝地在要求你，汗水他妈的跟珠帘子一样地垂下来，这些都不说了，最要命的，那人是你的老爹。

杀到小二家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我猛按着门铃，他妈的

蚊子们就像妞儿一样地缠你，这烦的！小二睡眼惺忪地来开门，没说一句话就转身进屋，这种事他是惯了，小二不像我是夜猫，三天两头地半夜去敲人家门。

我和小二并肩躺在地上的草席上，小屋子里一下就被我的草给搞得迷迷糊糊的了。我他妈的就是爱这种味道，整个世界都是模糊不清的。

“又跟你老头斗嘴了？”

我没说话，那是件太累人解释的事，同学和家里尤其常发生，说了也跟没说一样。我只是打量着小二，他光着赤膊，一身疙疙瘩瘩的肌肉，真让我羡慕死了，其实他并不比我壮多少。

我轻轻地在他胸上划着，直到我有意识时，才知道我一再写 down 这个字，这真是一桩很奇怪的事，常常会这样写些莫名其妙的字，大概这又要扯到什么潜意识，弗洛伊德之类的，小二最爱讲的。

“小子，让人看了还以为咱们在闹 homo 呢！”小二猛一把抓着我的手，看了我一眼，眼睛亮晶晶的叫人透不过气来。

“小二你真他妈的是全植物界最幽默的东西！”

小二没吭声，只是熄了灯，他真的是全植物界最幽默的东西，一朵浪漫的莲花！

醒的时候是被附近小学操场上的进行曲给吵醒的。我打了个喷嚏，我真不知道早上是会冷飕飕的，整个暑假我都是赖到九十点才去学校。小二还在地上睡，我找了床毯子给他盖上，那真是种婆婆妈妈得叫人要钻地洞的举动。

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你知道，外面是一片白雾，朦胧得真漂亮，要不是有些雾气从纱窗透过来，我真会怀疑外头没有世界，你懂

不懂？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你一个人，和这间小屋。

看到墙上妞儿咧嘴笑着的月历，我才发现今天是星期四，高三的第一天，我和小二竟跳了，这要命的。

我坐到小二的书桌前，那真是全地球最乱的地方，稿纸和书散了一桌，我随手翻翻，打赌你一定没看过全世界还有比小二再滑稽的字了，一排排的包心菜整齐地窝在田里，那真是叫我要蹲下来笑。

忽然我看到一箩筐的蜘蛛，就是那种长手长脚的字，梁小琪！我又忽然想起那个头上扎着红缎带的鲜妞儿。拿走她的信来看，真是叫人乏味，一串串俄国人特有的长名字，但有一行字却吸引了我，“我之所以不喜欢婚姻制度，就是因为一个女人必须只能和一个男人厮守一辈子，是件多乏味和不公平的事，尤其是对漂亮女孩儿。”哇塞，不是我说，这真是全动物界最幽默的东西了。

我偷偷翻了翻小二的通讯簿，找到了梁小琪这一栏，抄下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刚拨完最后一个号码，就听到铜板咔嚓一声，然后是一声：“喂，梁小琪，请问你是谁？”我愣了一下，不只是因为电话接得太快，而是她那声音，好脆好干净，真正是他妈的悦耳。

她又喂了一声，我赶快说出自己的名字，这糗的，她马上说：“哦，我知道你，看过你的信，好好玩。”这短短的话又让我愣了半天，因为我以为她会像其他马子一样通常假装忘了，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这样回答，而且还加上很孩子气的一声，好好玩，真叫我尴尬死了。

总之，一口气和她盖了半个钟头，也不记得说些什么，只觉得她绝不是那种伶牙俐齿的女孩，但话却直得往往令我接不下，那就像五

六岁的小 Q 一样，问人问得好坦白，你他妈的就是有一肚子常识也很难答得出，这窝囊的。

最后，我说这星期五晚上，就是明天想见她，天知道我是真的很想见她，可是她不惊讶反而很自然地说：“为什么？……人家要练钢琴。”这鲜的，我说那星期六下午好了，她说整个星期六她已经跟同学约好了去淡海玩，再加一句，女同学。我他妈的直笑，其实她是真的很嫩，跟别的小马子摆矜持的模样没什么不同，就是那种什么少女须知这类东西的，什么男孩第一次约你，你再想去也得拒绝以示矜持，这菜的。

最后我顺口问了句礼拜天如何，她停了晌，郑重地说了声好，我着实给吓了一跳，这妞儿的确鲜。“但是十点以前就要回家，早上，人家还要做礼拜。”她细细的声音传来，我真是爱疯她了。我赶忙说好，早上七点，台大。她又停了会儿：“好，七点，你很疯。”

挂上电话，我真奇怪自己在干一件怎样的鲜事，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在白天行事的，而且早上七点！这疯的！但说什么我是一定要去瞧瞧的。

那天早上我起得很迟，快七点了，真要命。你知道吧，我竟像个娘儿们在考虑出门要穿什么衣服。半天，丢开了刮着须须的衬衫和短裤。穿好了衣服，又不知道该不该把衣服扎进裤腰里。跨上单车后，又在想到底该戴黑框眼镜还是金丝边的，梁小琪，那只绑红缎带的小蜘蛛，我挂起了黑框眼镜，把单车调到十段就走。

一路上在笑自己，他妈的我也成了个小娃娃似的男孩，真要命！

车才刚转向台大门前的那条大路，我就一眼看到她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敢打赌那就是小蜘蛛，她真是个鲜妞儿，你知道，她竟穿着

一身白衣裙坐在路边的人行道上，两只手捧着脸蛋，愣愣地在看傅园的椰子树，我打赌她在看小鸟，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她是在看小鸟。我从来没看过还有一个比她更嚣张的妞儿了，我是说，她竟那样坐着，好像全地球只有她一个人似的。

我一直骑到离她很近的地方才刹住车，刹得响响的，我还是跨着车子，那是一种很强很高很漂亮的姿势。可是天知道她竟连根头发都没颤一下，这真是一件尴尬事。好半天，我才叫了一声她的名字，这糗的，她真不是动物界的，我是说，她的步调好像比这世界慢了一拍似的，先是轻轻震了一下，才慢慢转过头来。她看到我也没什么吃惊的表情，只是很认真很郑重地问：“你是不是何安？”

我愣了一下，发誓我从来没有感觉责任这么重大过，你知道，她那种鲜样子，我是说她那种小女娃打勾勾发誓时的样子，让我真是要命地想笑又笑不出。

我说我是何安，她竟重重地点了点头，说声好好玩，然后整个世界忽然春天起来了，你不知道她笑起来的那样子，圆圆的眼睛跟月牙一样弯，尖尖的下巴忽然跑出来很多跟陷阱一样的小窝窝，最要命的，是她那颗有些长长的小虎牙，竟使我觉得自己很虚伪，虚伪得像枚虫子，你知道，我还很记得当初信里头是如何赞美她编贝一样整齐的牙齿的。

我歪歪头叫她上车来，那真是他妈的一种潇洒死了的动作。她这才站起身来，慢慢地绕过车头，走向后头，这真是全天下最糗的事，我不是说因为这种跑车没后座，而是，你看，天下哪有放着前头不载马子的道理，我拍了拍前头的车杠叫她坐，她没什么特别表情，只是乖乖顺顺地坐到杠上来。

那真是甜蜜死了，我们像在云上遨游一样，风凉凉地灌着我们，我真是爱疯了台大，而且我发誓即使将来考不上这儿，我也仍然会爱它。

我看到她没有袖子的臂膀上有些鸡皮疙瘩，竟很想搂紧她，你不知道那种感觉，只是好怜惜好怜惜，不像平常一看到女孩的光膀子就只觉得性感。

我问她冷不冷，她没有讲话也没动，忽然我觉得他妈的一切都不真切起来了，一时我竟搞不清她是不是真在我跟前。我把身子压低些，下巴可以轻轻地触到她的头发。女孩子的头发真是全地球最奇怪的东西了，它们会飞扬，你知道，它们会飞扬！

我忽然发现她是全世界最鲜的妞儿，猜怎么样？她的头发竟然有些汗酸味，还有那种洗发精和发油混合起来的甜腻味，那真是叫人觉得要命的可爱。

我发现我正在吹口哨，吹的是“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很奇怪，我每次看到椰子树时就会想吹这首歌，我的口哨真是漂亮极了，吹得整条路上都是音符，整个校园都成了凤凰城。

我听到她也在轻轻地和着，嗓音很低很低，还是很干净很脆，不过像蒙了一层玻璃纸。天知道我是差点忘了她的存在了，我跟她说唱大声点，她也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唱到“Cause I've left that girl so many times before”的时候忽然很大声，我他妈的不知为什么忽然很激动，我用力地踏快了车子，她也唱得更大声，只是我只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

我们把车子停在马路边，坐到一棵椰树下面，她裙子也没扯一下地就坐下去，然后抬起头来朝我笑一眼，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自



古以来我们连话都没面对面说过一句，但是我们真他妈的就像对老朋友，像我和小二。

我从来不知道不碰女孩子也能过两个钟头。我们就一直坐在树下聊，她真的很鲜，跟我讲很多她们家猫儿狗儿的事，还有她和同学之间的纷纷冗冗。我从来不知道和妞儿们也会有话聊，你不知道，她真的是很有意思，你一定没看过一个妞儿讲话会那么神奇，我是说，她真的有一双很大很圆的眼睛，老是很娃娃气地瞪着你，尤其你在讲话时，她更是微皱着眉，专注得让你觉得你是上帝，他妈的真还叫人不能说谎。

她说话的句点就是好好玩，真的很驴，她即使说一件如何伤感的事，说完一定也会加个好好玩。我是简直不相信她会和小二那票人在一起，想想，她要是也讲些什么落花流水春去也这类话，是一桩多滑稽的事呢！

九点多的时候，我推着车子送她去等0南。这菜的，我竟憋了半天才问她晚上能不能出来，她粲然地说：“你猜。”我发誓我真想捏死她，可是我只笑笑地说能吧，她微歪着头觉得很奇怪地看着我：

“为什么？”这鲜的事，我还没来得及找话说，她又一副很迷惘、很苦恼的小娃娃模样说：“唉，人家不知道。”我真就他妈地愣站在那儿看她演戏一样。

“车来了。”她说声，然后敞开脸笑了一下，就上车了。你不知道那种笑，真是笑到你的肠底下去了，就是很深挚，很了解你的样子。

不管怎么样，我只觉得我今天真是鸟透了。到现在我还怀疑梁小琪到底是个啥样的妞儿，我宁愿相信她是很嫩的，其实我想她真的是